

## 露天电影旧时光

刘锁玲

前段时间,我们全家一起看了《哪吒2》,亲身体验了这部国漫的魅力。归途中,大家意犹未尽地谈论着影片的精彩之处。晚上,两个上小学的外孙留宿,睡前又聊起哪吒,还问我小时候看电影的事。于是,这一天的睡前故事,便从上世纪70年代讲起。

那个年代,农村没有电视,更没有网络,传播信息主要靠村里的几个大喇叭和各家各户的小喇叭。精神文化生活单调,看电影便成了村民们最期盼的娱乐活动。那时,没有电影院,生产队打谷场、学校操场等,都是村里的露天影院。

放电影都在晚上,大喇叭会提前通知,村民高兴地奔走相告,晚饭后都早早来到放映场地。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,拿着小板凳,抢占最佳位置。黄昏,白色的幕布高高挂起。天刚黑,老式放映机便吱吱呀呀地转开了。顿时,一束明亮的光柱穿透夜色,将故事投射在银幕上。人们或坐或站,众星捧月般围在银幕周围,眼睛紧盯着银幕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情节。银幕背面也有人看,除了方向是反的,画面和声音完全

一样。

影片基本是黑白的,类型也不多,但每一部都堪称经典。战斗片最受欢迎,如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等,看得人们热血沸腾。也有些译制片,如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,故事悲情催泪,很多观众都看哭了。那时的电影注重精神教育,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是人们崇拜的英雄。

看电影时,还会有些小插曲。有时演到一半,突然停电了,人们就会焦急地等待。来电后,全场一片欢腾,继续放映。据《柴村志》记载: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太原电影公司已开始在北郊地区巡回放映,因为没通电只能用发电机。1958年柴村通电后,每隔一两个月,公社放映队就来放一次电影。1975年后,平均每周一场电影。

后来,生活越来越好,电影从露天场地走进了影院。科技日新月异,人们的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。然而,对于一些年长者来说,露天电影仍是一段充满纯真与激情的难忘记忆。尽管形式千变万化,热爱与传承却始终未变。

## 我家故事

## 陪母亲读书

阿峰

父亲逝世后,母亲有些显老了,需要子女们陪伴。因我是家中长子,陪老妈的任务自然会多承担一些。

陪伴老人,一日三餐是最主要的。吃完饭,怎么打发时间呢?我和妈妈上班时都是教师,那就一起读书吧。于是,从2024年6月至今,母子俩一起读了上百本书。

第一本读的是唐诗,接下来是“三百千”(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)。再后来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,乃至诸子百家的代表性著作、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(契诃夫、莫泊桑、欧·亨利)的代表作等。越读越有兴趣,越读范围越大,乐此不疲。母子俩都挺高兴,感觉很有意思,没有虚度光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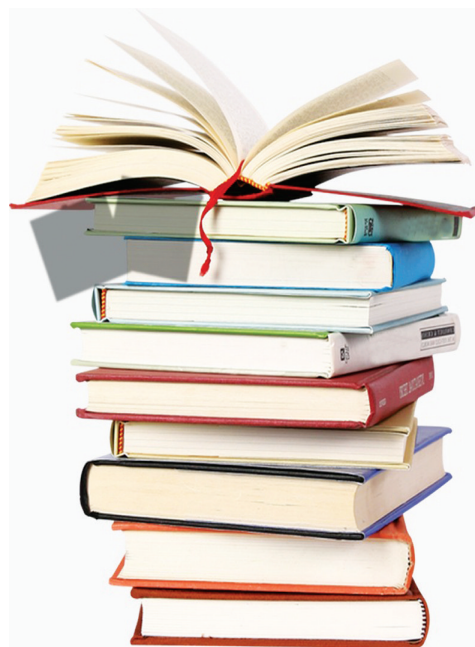
我俩读书的过程不只是我来读、妈来听,而是边读边讨论的同时,我立即就在水本子上把读的过程写出来。我一句、妈一句,按实际情况记在水本子上。一本书读完,一篇文章也写完了。题目基本上固定为《和妈妈聊某某书》。接着,我在手机上用朗读输入的方式生成文字版本,略加修改,配上几张与本书有关的图片,当天或第二天就发到朋友圈,引来亲朋好友的点赞、评论。有人说:“你这是把课堂又搬到了家里了。”有人说:“这么下去,你要把老妈培养成研究生呢。”还有人说:“你真是个大孝子,让妈得到了精神享受。”我把这些话告诉妈。妈或是点点头,或是乐得一笑。

把读书过程记录下来,原因是围绕书本的内容,我说一句话,不知道妈会接出一句怎样的话。有时候,妈说的完全出乎我意料,甚至是我东说而妈西说,完全不搭调。这就让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,妈在大学读的是体育专业;妈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我生活在和平年代;她是从农村到县城再到省城,我是一直在省会城市;妈教过中学生,我主要教中专生;妈退休后还到一所业余大学做过教务工作,我在退休前后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当志愿者。不同的经历让我们母子俩的言行和思维各有不同。而这种不同会碰撞出相互

可以理解或不可理解的火花。如此一来二去有时会心一笑,有时只能搁置争议去读后面的。

闷着头去读,未免太过沉闷枯燥。我偶尔会对妈妈进行“考试”来调节学习气氛。教书近40年,出考试题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但对妈来说不能太复杂,连线题就可以了。一面是作家的名字、作品名称,另一面是作品中的人物、情节、主题等,有个10道、8道就可以了。若答对,我会予以表扬,妈十分高兴;若答错,我会提示她找出正确答案。

有一天,买菜回来的路上,看见收废品的师傅收回来的书都是崭新的。我问师傅:“多钱一本?”“3块。”我挑了15本,扫码支付后高高兴兴地提着书回去了。一进门,妈就说:“咱家最不缺的就是书,你咋还买新书呀?一下还买这么多?”我说:“妈,你瞧瞧这些书多新,折扣还很大。鲁迅、老舍、茅盾、朱自清、汪曾祺、萧红、凌叔华、茨威格的都有。咱们慢慢读吧。”



## 父亲的杏园

白如冰

父亲长久以来不愿意离开故土,就是因为他丢不下曾经栽种的果树,离不开他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土地,更忘不了与他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,除了干好自己的教书育人本职工作外,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黄土地上。每年,他都会提前规划好每块土地的种植计划,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周五的时候,他就已经排满了周末的日程,早出晚归,把自家的地种得比庄稼人都好。父亲常说,人可以亏待自己,但土地不会亏待人。因此,他和母亲在这块土地上精耕细作。就连村里贫瘠的土地,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也能焕发生机。

那年,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,开始栽种果树。他把平地栽上了苹果树,把靠近沿黄公路向阳的黄土地(高蛮壕)栽上了杏树,靠背阴的地方栽上了枣树、花椒树、核桃树等。父亲严格按照栽种果树的程序,挖坑、预订苗木,栽种、施肥、嫁接,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为了使树木成活,父亲骑摩托带水浇灌,对于在干旱土地上没有成活的杏树苗,他又在后半年土地有墒情的时候,把山杏种植到提前挖好的土坑里,来年就会长出小树苗。那一块四亩多、一百余株的杏树,就是父亲一手栽种起来的。那是典型的黄土胶泥地,耐旱但土质比较硬。他与母亲起早贪黑,用了三到五年时间,把杏树苗给培育起来。

那些年,他一边种地,一边栽种杏树,把杏树都栽种到了地壕边缘。这块地正好是原来用推土机改造成的条地,地边缘有条壕,土壤肥沃,栽种下去的杏树几年就长成了挂果树。父亲为了这些杏树付出了太多,一开始请人嫁接,后来干脆自己学习嫁接技术,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棵棵山杏嫁接成了有收入的胭脂杏。为了让这些小树苗在干旱的季节更好地成活,父亲常常是到地里灌满水桶,带到摩托上,再浇灌这些树苗。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叮叮当当,引得不知情的人来围观,但父亲认准的事情,就会一心一意地干下去,能吃苦,不怕人笑话。

如今,这些果树已挂果10余年了,经济上也有了可观的收入。然而,父亲也慢慢地变老了。父亲在这片黄土地上写下了自己的喜怒哀乐,教会了我们想要把自己的光景过好,就必须靠自己的劳动。父亲一生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做到淋漓尽致。

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,父亲栽种嫁接的杏树就开满了洁白的花朵,而我可敬可爱的父亲永远也看不到了。那漫山遍野的杏花在黄土塬上格外引人注目,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在这杏花盛开的日子里,我倍加思念操劳一生的父亲!